



大我獅塹山

山西革命回憶錄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 塹 獅 戰 大

(山西革命回忆录)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太原

大 战 狮 塔 山

本 册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陘路)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
太原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 7 $\frac{1}{10}$ 印张 • 77,000字

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六一年四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50册

目 次

朱总司令种南瓜	于金环述 (1)
朱总司令来咱	鲍富有等述 (4)
朱总司令到俺连	王朝祥述 (10)

向党的最后一次汇报	上校 刘克立 (15)
大战狮岩山	少将 韩日民 (19)
记朱德警卫团的一次战斗	大尉 贾仁寿 (24)
“河上头”阻击战	上校 张尔祚述 (27)
杨克俭采刀述	侯英 禹永田 (35)
坚强的战士	李景弼 (42)

三车焦炭	武金玉 (52)
智取刘村镇	赵志升 (59)
抢 粮	少将 蔡爱卿 (65)
智取瓦窑口	李泉海 (71)

回忆我的革命生涯	景仙洲 (78)
地下青少年捉特记	全 云 (103)
九支枪	段如松 (113)

朱總司令種南瓜

王金環述

一九四零年春天里，我們八路軍總部住在潞城县北村。一天晚上，總部通知直屬各机关在北村召开動員大会。会上首先由直屬政治处主任康克清同志介紹了开会內容，接着朱總司令給我們作了動員报告，他把目前的形势給战士們講了以后，說：为了減輕人民的負担，改善生活，我們要在全軍开展一个生产自救运动，我們的战士應該作到，拿起枪是子弟兵，放下枪是老百姓……

第二天下午，总司令第一个在北村村南的山坡上开起荒来，太行山上真正的春天开始了，汗水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总司令干脆把棉上衣脫了下来，只穿着一件灰色单軍衣，用力地刨着。他的汗珠浸潤了太行山上的土地。千年的荒地翻轉了，泥土疏松了。总司令就担起担子把茅粪送到地里，种起南瓜来。老乡們見了十分感激地說：“过去的乡警出来手拿哭丧棒，动不动就打人；現在的总司令担粪种地，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呀。”自此以后，每天干完了工作，总司令就到地里去，不是鏟草、澆水；就是施肥、捉虫，他干的是那样仔細認真，在总司令的耐心培育下，南瓜苗儿就象喝了甘

露，茁壯的生長起來，不到兩個月，南瓜長有碗口那麼大了。真是綠的碧綠，紅的鮮紅，個個長的喜煞人。老鄉們從南瓜地邊路過個個贊不絕口：“這土質一半石頭一半土，草也長不過半尺，怪呀！總司令種南瓜長的這麼好，總司令種庄稼真是內行。”

在總司令的帶頭下，總部直屬各部門，都開了荒種了庄稼和蔬菜。我們電話班種的菠菜長的特別好。後來總司令知道了，一天下午來到我們地里。我們正在給菠菜施追肥，總司令高興的對我們說：“你們的菠菜長的好，大家都要學習你們。”聽見總司令的表揚，我們每個人心里都覺得甜絲絲的。心里都在說：“總司令才是種菜專家呢，我們還差的遠呢。”

張言興是我們電話班里年紀最小的同志，這年他才十七歲，參軍還不久，只顧看總司令，忘記了干活，總司令走到他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說：“小同志你會種菜么？”

張言興羞澀地說：“種不好！”

總司令接着說：“向老鄉學習，向內行的同志學習，慢慢就會成為內行。”他真象位慈祥的父親，在教導自己的兒女時那麼耐心那麼親切。小張激動地說：“听首長的話，我一定要學好種菜。”果然從此以後，小張只要知道誰種菜的技术好就找誰去請教，第二年我們到了王家峪，小張已經成了我們部隊上的一個種菜專家了。

七月里，日偽軍聯合九路進攻路東，巨大的炮聲由遠而近震撼着大地，總部非軍事人員和後方醫院，都開始向武鄉

方面疏散，我們都为总司令的安全担心。一天下午，炮声更近了，总司令布置好战斗才开始轉移。总司令在离开北村的时候，还特意繞到南瓜地里去看南瓜。坡上处处是鮮嫩的南瓜，总司令有些激动的說：“一个南瓜也不能叫敌人损坏，我們要給老乡們留下。”

以后，我們总部就轉移到武乡王家峪駐地了。

在秋收季节里，北村的群众特意派人給总司令送来了一个大南瓜，重廿七斤。据北村的群众說，朱总司令种的瓜个子大、耐旱，煮了吃比蜜还甜，因此，有人給这个瓜起了名叫“抗日瓜”。以后，这些地方种“抗日瓜”的越来越多，而且每年都得到了丰收。

李文英記

朱總司令來咱廠

鮑富有等述

難忘的時刻

一九四〇年，朱總司令住在武鄉王家峪一帶。那時，首長們常來我們黃烟洞工廠指導工作，可是朱總司令沒有來過。我們這些工人，可想念他老人家啦！一來想見見這位革命的老英雄，二來他又是我們兵工廠的創始人。

十月的一天，早晨，紅彤彤的太陽已經出山了，這是一個稀有的晴朗的日子，千山萬谷也顯得比平日明媚可愛。我們在矮小的工房裡緊張的工作着，誰也顧不上跟誰說話。忽然，從外面急沖沖跑進一個人來，興奮地喊道：“喂，喂，你們看那是誰來了！”正在干活的人們，被他這一喊，都扭回頭來順着門子往外看，只見程明升所長，陪着幾個穿軍裝的人走了過來。頭前的一個人，穿一身半旧的褪了色的灰粗布軍裝，腰裡扎着一條黑色的寬皮帶，頭戴一頂灰布軍帽。兩個膝蓋上補了兩塊補釘。衣服雖然破舊，卻整齊清潔，看去跟一個普通戰士一樣。他老遠就微笑着向我們招手。我們心裡想：“這是誰呢？管保是個大首長來檢查工作啦！”正

在猜疑的时候，他已經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近我們的工作台前了。接着他伸出那坚实的大手，和我們一一握手。

他走近一个小伙子面前停了下来，慈祥地問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李新民。”小伙子回答。

“老家是什么地方？”

“河北邢台。”

“二十几啦？”

“二十四岁。”

“找到爱人了沒有？”

这一問可把大伙都逗乐了。他随又上下打量了这小伙子一眼，扯着他的衣角問：

“你这身衣服穿了几年？怎么不换一件？”

“現在艰苦点，等打敗日本鬼再好好穿吧！”小李用袖子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带点調皮的腔調答。

他听了小李的回答，滿意地点点头笑了。

当他走出去后，我們几个人咬着耳朵小声嘀咕起来，不知是誰突然喊了出来：“那是朱总司令啊！”

“朱总司令！”我們惊奇地睜圓了眼睛。

“胡扯，朱总司令会是那样打扮！”有人反駁了一句。

这时，工房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陣工人們的笑声和鼓掌声，我們“轟隆”一声就涌出了工房。

工房外围了一大群人，朱总司令被工人們围在中間了。我們使劲踮起脚尖，仰着脖子往里挤，只見朱总司令正和程

所长笑嘻嘻地在交談着，他說：

“有的工友同志們的衣服太破旧了，他們不能比前方战士，应当給他們設法补发一身新衣服……”我們听着朱总司令这几句話，只觉得一股热流通遍全身，心里有一种說不出来的激动。

那时候工厂和軍隊待遇一样，二年发一身衣服。有些人穿不到一年就破得不能穿了，但誰也不說什么；破了就补，一层迭一层。今天朱总司令却說要再給工人发一身衣服，对工人們这样关心和体貼，怎能不叫大伙感动呢！衣服还没发下，可我們身上已經感到暖烘烘的了。

亲切的鼓舞

“朱总司令来了！朱总司令来了！”这消息，象一阵风一样，頃刻間就传遍了整个黄烟洞工厂。

“吱吱吱，集合开大会的哨子响了，会场就在工人宿舍外面的一块土坪上。今天到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有些人臉也没洗，烏眉黑臉的，穿着油腻膩的衣服，就一蹦一跳地来了。”

會議开始，由程所长简单作了介紹，接着，朱总司令站起来講話。我們使劲地鼓掌，眼睛直瞅着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中等个子，粗粗的身干；臉上浮着紅光，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格外健壯、英武。他向我們揮手致意，然后摆摆手說：“工人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只說了半句，

我們就又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他接着說：“我們的革命事業，現在正處於困難時期，吃不好，穿不好，日寇經常出沒掃蕩又不能安然工作，但這是暫時的困難，要忍受一下。因為我們的革命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日本帝國主義再猖狂，終究要失敗。等我們打敗了日本鬼，你們就可以到大城市里去建工廠，用大機器生產，到那時生活會過得很幸福，勞動工作之余還可以去觀戲看電影……”站在我旁邊的老杜，樂滋滋地跟我說：“戲，咱看過，可電影是個什麼東西呵？”我不懂裝懂地說：“你真是，電影就是電影唄！”其實我也不知道電影是咋回事。朱總司令又對國內外形勢，作了精辟的分析，足足講了兩個多小時。工人們紋絲兒不動，仰着笑臉，張着嘴，目不轉睛地聽朱總司令的講話。朱總司令講話語音高亢，句句堅定有力，還不斷揮動着手勢。每一句話，都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和抗日的必勝信心。大大鼓舞了我們的情緒，使我們有了克服一切困難、堅持軍火生產的信心。

吃飯的時候

朱總司令一來到廠里，搞伙食的老喬就跟程所長作了研究，想法要給朱總司令做一頓好飯吃，以表達全體職工的心意。為這，老喬特地到東崖底去買了一點肉，來回廿多里，又要趕上中午吃，可把老喬跑了個腿痠氣喘。當時白面買不到，就只好做小米飯。

飯做熟了，程所長教人把飯端到辦公室來吃，可朱總司

令却不叫端，自己跑到伙房去吃，程所长只好陪他去。“朱总司令看到吃的是小米飯时，便問程所长道：“大家都吃同样的飯嗎？”程所长告訴他这几个月沒搞到小米，工人們吃的是黑豆、高粱。朱总司令听了便說：

“那又为啥給我做肉菜小米飯呢？”他頓了頓說：“都是为了革命，我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

他随即吩咐把这点小米飯和肉菜，送給体弱和病号同志們吃。并囑咐以后碰到什么吃什么，不許另动鍋灶。他說罢便走到鍋边，用杓子攪了攪飯，舀起来聞了聞，便往碗里舀，然后跟我們一块吃起黑豆高粱混合做的飯来了。朱总司令边吃边說：“这飯也不錯呀，比长征时候好多了。……”听了朱总司令这些話，我們一个个感动得眼泪直流下来。朱总司令，他真是一个和人民共甘苦的好領袖啊！

平素吃飯的时候，总断不了有人褒貶飯做得硬啦、軟啦，現在看到朱总司令还吃得那样香甜，大伙也都跟着狼吞虎咽起来，好象今天的飯里另加上了調料一样，吃起来怪有滋味。我傻楞楞的就比平日多吃了两碗。

察看黃烟洞山

下午，朱总司令要察看一下黃烟洞山的地形山勢。程所长恐拍朱总司令爬山身体受不了，給他把黃烟洞山的地圖拿出来看，劝他不必亲自上山去，但朱总司令一定要去。

黃烟洞的山，直陡直陡的，最高的山有三千多公尺。沒

走過山路的人，就連一個山頭也爬不上，腿就痠溜溜的沒勁了。再說，上山又沒個正經道，上一回實在够噲。

別看朱總司令年紀大，身體可真結實，爬山的時候，口不喘氣，臉不變色，反倒把跟他的幾個年輕人和程所長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氣。朱總司令站在半山腰，反倒回過頭來拉他們。

朱總司令登上山峰，帽子往上掀了掀，把黃烟洞的周山掃了一眼，慢慢向大伙說：“地勢很險要，易守不易攻，只要我們做好準備，日寇是不能進來的。”他繞着山頂轉，詳細地指給程所長什麼地方應該修工事，怎樣修法。程所長都把朱總司令這些話詳細的記在了本子上。

大家漫山架嶺跑得已經累了，朱總司令仍滿不在乎，又提出要到桃花寨山上去看看。桃花寨山的路更難走，朱總司令毫不疲倦地走在前面。大家看到朱總司令身體這樣壯實，都不禁為朱總司令的健康而高興。

朱總司令走了後，為了防止敵人的突然襲擊，我們很快按照朱總司令當時的囑托，修築了堅固的工事。不久，果然敵人來掃蕩了，工人們拿着自己製造的武器進入了工事，等敵人耀武揚威走進我們的埋伏圈，工人們一聲喊：“打！”敵人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就回了老家。從此，敵人再也不敢象從前那樣瘋狂地進攻我們了。

這雖是二十年前的事，可對朱總司令那種跟人民同甘苦的精神，以及對我們工人無微不至的關懷，却時時刻刻不能忘懷。

崔光華整理

朱總司令到俺連

王朝祥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駐扎在革命聖地——延安的我軍，遵照黨中央“豐衣足食，親自動手”的指示，開展着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三五九旅就住在延安東南。當時我在該旅七一七團三連擔任連長。

有一天上午，全連都在山坡上開荒，天氣晴朗，一陣陣柔和的春風吹到身上怪舒暢的。我和陳指導員剛走到接近山頭的三排，聽到下邊有人聲嘶力盡地喊着：“同志們，朱總司令來啦！”頓時，這一喜出望外的消息在戰士們中間傳開了：

“喂，總司令來了！”

“總司令在哪裡？”

“總司令真的來啦？”

“他老人家對咱太關心啦！”

我和指導員也迫不及待地飛跑到山下，懷着孩子去見久別的慈母般的心情，一邊走一邊說：“朱總司令對咱真關心，整天工作就夠忙，還爬山越嶺來看我們。”

“總司令保准又是騎着他那匹大馬。”

俺俩蹚过几棵松柏树，累得一头汗，到了最下边一排的地方，我們一看，既沒有車，又沒有馬，更看不見首長在哪裏，不由得我那股惱火又來了，“誰說朱總司令來了，瞎詐唬！”這時，一班長王培列同志氣喘喘地跑過來，一敬礼，他那只爛得只能挂住腳尖的鞋拋了老遠，當時，我憋不住地笑了，便幫他拾起來。他也沒顧得上再穿，高興地說：“連長，朱總司令來啦！”我和指導員急着問：“在哪裏？”這時他指着那挎糞筐、拄着糞叉正和幾個戰士談話的老人說：“那位就是。”我半信半疑地又問“真的是總司令嗎？別認錯了人。”“沒錯！我從總部調出來才幾天，連首長也不認識啦！”

總司令放下糞筐親熱地握住我的手說：“你們辛苦了！”這時，我和指導員因激動和興奮都忘了向首長敬礼，不知該說啥才好，半晌，我才說，“首長您才辛苦呢！”

總司令身穿補滿補綻、褪了色的灰色粗布棉衣，腳上穿着一雙草鞋，戴的還是紅軍帽子，看臉面比一九四二年我在延安見他時顯得瘦了些，但精神奕奕，那魁梧的身軀面帶笑容，仍是那麼親熱平易近人。

總司令首先關切地問了連里的生活，戰士們的吃、喝、穿、戴、住等許多具體事情，我們一一的回答了后，總司令又問：

“你們連種了多少地？”

“3520畝。”我回答。

“種過來了嗎？不要把同志們累壞了。”

“沒問題，種過來了。”

“同志們對生產有什麼意見？都有哪些困難？”

“沒有。大家可高興了。”

這時，指導員也插了一嘴說：“戰士們有點意見，就是嫌種的地少。”

總司令笑了。接着我把生產、生活、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和如何克服的說了一遍，總司令當成幾條經驗似的記在小筆記本上。然後贊揚地說：“好啊！你們做得對，我們戰士應當養成拿起槍是軍人，拿起鋤頭是農人，拿起書本是學生的好習慣，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一定要聽主席的話。”他還着重地說：“在搞生產的同時，還要抓緊軍事訓練和政治學習，這是打鬼子的本錢。”俺倆不約而同的用敬佩的眼光看着總司令的臉，象孩子站在父母面前接受教誨似的，連聲回答：“是！是！”

接着總司令又諄諄告誡我們說：“要反復向戰士們講清楚：國民黨軍隊到處敲詐老百姓，搜刮到的民財，除了大吃二喝以外，並把腰包裝得滿滿的。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是打鬼子的，絕不允許那樣。要為人民着想。團結好群眾，聽黨的話，任何困難都能克服掉的。”說到這裡，他看了看身旁圍攏上來向他微笑的戰士們，提高了嗓門問：“同志們累不累呀？”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不累。”總司令繼續向大家說：“同志們，黨號召我們生產三年要結余一年的糧食供給根據地的人民，他們也是抗日的。我們干革命是不容易，一不為當官，二不為發財，自己還得做衣服，生產糧食……，

大家要記住，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是光榮的，全國人民才擁護我們。我們現在吃點苦，也正是為了今後要過上幸福的生活。你們說對不對啊！”

“對！”頓時響起了春雷般的掌聲。

總司令對我們的生產、工作、訓練做了具體的指示後，從地上拿起一把鐵頭，右手一揮說：“走！”說着，他前面走，戰士們後面跟着爬上山坡。

總司令和戰士們一起刨了一個小時地，汗水不住地順着額頭往下淌。我激動地看着朱總司令，總司令已五十多歲了，怎能讓他老人家盡管干啊！可是勸了几次他都不肯歇下。

總司令手被扎破，流出了血，被一個戰士發現了，“總司令，您的手破了，”說着從兜里的針線包里拿出一條布，再三的說才讓包扎住。總司令還風趣地說：“血壓高的人流點血不頭暈。”戰士們听了樂得咯咯咯地笑了。

開飯號响了，我們琢磨總司令刨了半天地，一定餓了，給他吃點小米粥太不象話，可是想另外搞些飯又沒有。正在為難；總司令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說：“王連長！看戰士們吃得香，咱也去吃點米飯吧。”我們就這樣興奮、愉快地在山坡上和總司令共同進了“午餐”。

這次總司令來到俺連，給幹部戰士們以極大的鼓舞，當時生活很困難，我們的駐地距離開荒的石溝約有十餘里山路，早晨天不亮就得吃完飯動身，晚上到天黑洞洞的才能回來。午飯是在地里吃。在休息時間學軍事、政治、文化，衣裳、鞋襪、帽子全靠自己抽空縫補。戰士們的生活是非常緊